

陈世旭
著

行走
文丛

大地文章



上海三联书店

行走文丛

大地文章

陈世旭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文章 / 陈世旭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12

(行走文丛)

ISBN 978-7-5426-6784-7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3267 号

大地文章

著 者 / 陈世旭

责任编辑 / 程 力

特约编辑 / 许 峰

装帧设计 / 鹏飞艺术 周 丹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印 刷 /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135 千字

印 张 / 17

ISBN 978-7-5426-6784-7/I · 1542

定 价: 42.80 元

卷首语

陈世旭是大地的歌者。他的散文倾注了满腔热情描述河流、草原、森林、湖泊、山岳、峡谷、海洋、原野、城市及其历史人文。这些描述不仅仅只是情感的抒发，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表现出独特的自然观。作为著作颇丰的小说家，他对自然有更多形象化和人格化的感悟，他描述的一切在他淋漓尽致的渲染下有着激动人心的持久感染力。他将景观与人生的思索合二为一，集宁静的哲思与纵情的讴歌为一体。这让他的散文瑰丽、雄浑而又灵动。

审美生活是自由自在的、沉思的、美的、艺术的、罗曼蒂克的。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面对现代文明的浮躁，作者选择了坚守自己的信念。用内心的纯净、对自然的回归来表露其价值取向。将传统散文写法与全新的生活内容结合，无论是表现的格局和视野，还是行文的气势和唯美，都呈现出特异的光彩。他的鲜明的个性，对世事沧桑的感叹和社会人生的感悟，他的大气磅礴的文字带给当代散文的全新气象，他的自然美学和散文美学，都不无启发性意义。

目录

卷首语

解读黄河	1
苍天般的阿拉善	7
北国原野	14
兴安岭森林	21
克什克腾草原	25
第一大湖	28
走马太行秋	33
壶关峡谷	37
黔之水	42
从跑马山到美人谷	47
山水亦书	56
自然之门	62
《陈风》解	66

江南古陶	72
长城青山关	76
青田石的生命	80
凝固的青花	84
云阳梯田	87
滇南洞经音乐	91
阿细跳月	95
嵩阳书院	98
桃花源主人	101
问汝平生功业	109
八千里路云和月	123
帝师末日	128
拜谒李时珍	132
映秀：凤凰涅槃	136
洗星海故地	143
八大山人	148
文中龙凤 济南二安	158
风雨南华寺	166
布达拉宫的觐见	170
夜宿真如寺	174
济南的泉	182
烟花扬州	186
江与海的花朵	190
岱山观祭海	194
岭南新天地	198
厦门园博园	201

百年侨乡	204
上虞三记	215
西湖五咏	222
杭州湘湖吟	231
苏州：未来之翼	235
乡村的魅力	239
诠释大运河	242
追随富春江	250
大雁塔	255

解读黄河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战栗的敬畏。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壮阔。以五千四百多公里的长度，四千八百三十米的落差，集四十多条主要支流和千余条溪川，千回百折，横贯一国之西东。流经九省区，跨越二十三个经度，集水面积七十五万多平方公里。流域内人口过亿，耕地三亿亩。以平均年径五百八十亿立方米的流量承担全国百分之十五的耕地、百分之十二的人口和数十座大中城市供水。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每年流域每平方公里有四千吨土壤被侵蚀，一年破坏耕地五百五十万亩，却又每年给河口输送泥沙十亿吨，净造国土几十平方公里。年均泥沙筑成宽一米、高一米的墙体，长度是地球与月球距离的一倍，是赤道的二十七倍。

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河如此桀骜不驯。河道任意摆动，宽窄差异几十里；河床或层层掀起，深揭数丈，或无限淤高，悬于城市

半空；洪水决口泛滥，纵横凡几十万平方公里，使百万黎庶化为鱼虫，只在昼夜之间。

黄河之于中国，是终年的哭泣流成的河。

佛陀端坐祈祷。珠穆朗玛白发飒飒飘拂，泪水和表情泥沙俱下。白天和黑夜咆哮而去，青春的光阴遥远消逝。被风沙填满皱纹的汉子无言如石，被灶火熏黑额头的婆姨喃喃自语。赶着牲口背着粮草，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鞭子驱赶沉重的马车，杏花打湿空虚的村落。迎风铺开斑斓平原，无数灾难、无数忍耐、无数期冀、无数挫败，无数莫名的暴躁，无数难以诉说的痛苦与忧烦、惊悸与困惑，在命运柳暗花明的大道生息漫游。掀开阴云密布的眉睫，仰望一次次卷土重来的怒吼。北斗斟满了雷声，绿草和黄金在梦里汹涌。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来决昆仑，咆吼触龙门，落天走东海，九曲万里沙。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川。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

浩浩荡荡轰轰烈烈的河，风风火火欢欢喜喜的河，吹吹打打哭哭啼啼的河，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的河，携来沉沉浮浮的代代子民。编钟响彻天宇，每一个音符都惊心动魄。季节的景色在浊浪中轮回。多少王朝倾覆，多少宫殿掩埋，多少王公贵族落魄，多少能臣骁将饮恨，多少迁客骚人哀号，多少佳人美姬消殒。

河东河西河南河北，头顶火盆跪拜神圣的源头。当石头碎为粉末，当骨头朽成泥土，当高粱淌成鲜血，当眼泪凝成麦穗，手执铜壶烫暖一河热泪，黄河，你还是受尽了磨难的子民最想唱的歌！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惊世的悲壮。

豪饮北风，伫立在高岸。倾听大漠荒原，倾听古战场铁马金戈的长啸，倾听五千年祸福相生从不静息的声威。苍凉夕阳抚摩傲岸峡谷，抚摩黄河子民青铜质地的肤色。

黄河百折不回，黄河不废万古流。

空中的寒星，是谁的眼睛？水面浮动神秘的灯影，地平线撤退到时间与意识的外围，万种声音在裸原的深处悄无声息。黄河钩沉，流星划过。点亮第一张面孔，燃起第一个梦幻。河水击响节拍，一种不可违背的预约。温柔与雄浑弯曲成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谁主持了秋天的全部收获？谁把千秋的史话传诸无穷的后世？黄皮肤的古老民族，站在迸溅喧嚣的激流上，站在粗犷野蛮的船歌里，站在烈烈烽火锻造的旋律中。能割舍一切，不能割舍黄河的品格。那是生命的赞歌，生命的光辉。

三门峡！禹王马蹄长青苔，中流砥柱依旧在。

禹门口！鲤鱼跳过成龙。劈开万仞山，黄河如同破竹。气吞山河，浊浪排空，问鼎中原。

壶口！黄河直立。舞者从云端跳落大地，跳落硕大的牛皮鼓。舞者不是凡夫，舞者腹有诗书。解了青衫，赤身露体，声色不动，只闪着猛烈的光芒。黄土地划出长长的弧线，坚岩劈出狰狞的裂痕。步步踩着鼓点，陡然急切，忽又沉雄；或寒泉注淌，或雨打梧桐，越舞越酣然。

壶口瀑布，是黄河的最强音。

看过无数瀑布。无数的飞流直下三千尺，也许有更大的高度、

更婀娜的姿态，却没有如此的气势和爆发力。

苍黄的牛皮鼓起了白烟，黄河唤起威风，鼓声直击心头。鱼龙跳峡，兵甲交锋，狂涛扑岸，霹雳腾空。旅人肃然发痴，屏了呼吸，凝了眼神。穿叶蝶倏尔消失，紫槐花纷纷洒落，灿烂白日绕过千年古树，峭石上投下苍鹰的黑影。沉默弥漫大地。

一路洪流奔泻的河，一路开山劈道的河，在此完成绝世之举。断崖骤然陡落，无与伦比的浩瀚磅礴震撼了世界。悬崖上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完成波澜壮阔的一生绝唱。瀑布溅起的水雾成为漫天细雨，一大片无声的汹涌澎湃的云烟，令旷野禁不住莫名的悚然。

这是大自然多个侧面的凝聚点，这是大自然同时的微笑和恐惧。在它内心充满如生命宇宙脱缰的野性的愤怒，同时又饱含着愤怒平息后的纯情。英雄绝唱的最强音，留给人类的震撼和启示永远也不会消失：

没有比大自然更久远的历史，没有比大自然更辉煌的创造，没有比大自然更伟大的生命力。

心灵的甬道，奔腾激越的行板。一代代黄河人，把血脉喷涌成黄河的血脉，把骨肉凝结成黄河的骨肉。不由分说地狂飙，翻卷出无尽的悲歌。就只为多年以后，儿女们能够如此美丽地在大地行走：纺织棉花，种植水稻，收割麦子，拉网打鱼，早晨读唐诗，黄昏背宋词，宣纸上泼墨，瓷器上绘画，在江南的雨巷徘徊，在塞北的草原纵马，用醇酒招待客人，用香茶浸泡温情，和美好的男子、女子相爱。有一天老死，就埋在河岸随便哪一座山峦。

一片片向海上漫泛的土地，那么年轻，来不及生成礁石。一种平静是如此明净，醉归的舟子凝神谛听天籁。隐隐约约黎明的钟声，悠远地传来，轻轻拂落淡淡的疏星。而越海而来的朝霞，如

潮涌。

东营三角洲！最湿润最年轻的风，抚摩坚硬的手掌，抚摩风干的梦想，抚摩深夜的凝思，抚摩朝日的喷薄。一代代黄皮肤的男孩在田野嬉闹，一代代黄皮肤的女孩成为母亲，一代代黄皮肤的男人和女人承接黄河的宿命走向大海。黄土地留下的热血与汗水，岁月无法冲刷，也无法更改。

黄河是一条河。

走向黄河，是一种庄重的礼拜。

“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黄河为宗。”

青海玛曲上游约古宗列曲，数十“黄河源”石碑矗立，但黄河源头其实不必确认。广袤疆域蜿蜒的巨龙，乃是华夏独一无二的图腾。

黄河引导了华夏文明的走向，黄河决定了华夏民族的性格。

当北京猿人出现在周口店时，这条从世界屋脊出发的河，已经走过千里万里，奔流到海不复回。女娲泥绳、先民石器、炎帝百草、黄帝内经、秦汉长城、唐宋诗文……滚滚的波涛圣迹起伏，先哲的薪火源远流长。

西侯度猿人，在一百五十万年前开启文明的一线曙光；半坡母系祖先，在温暖多雨的繁茂植被中度过文明的金色童年；燧人氏钻木、神农氏燃火，拉开文明的演进序幕。龙马负图跃出黄河，神龟呈书浮于洛水，伏羲得演八卦，大禹而能治水，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黄河古文明登峰造极。

把西部高原到东部丘陵的无数河流连接起来的伟大生命黄河，黄了天黄了地黄了子民肌肤的伟大圣河黄河，一路吟唱一路

滋润一路养育的伟大母亲黄河！

千百年无数人竭尽才情地奉献给它以诗文、舞乐、绘画、雕塑、建筑：奉献给它惊心动魄的急流和宽广安详的波涛，它的凶猛无忌的冲击和漫泛，它的世界最雄伟的弯道和峡谷，它的两岸峻拔而多姿多彩的群山，堆积成山的黄土无边无际的高原，以及同这一切相联系着的爱情和仇怨、生育与死亡、耕耘与荒芜、荣华与枯凋、收获与灾害、和平与战伐、兴盛与衰败、理想与绝望、福祉与苦难、创造与毁灭的颂歌和叹息。所有那些肯定将永世不朽的艺术无论多么辉煌，同它比较起来，也只能是一片苍白。

黄河是一个民族的象征，黄河是一个民族的史诗，黄河就是一个民族自身。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它的生存、成长、繁衍、变迁，它的命运、性格、特征、精神品质，能像黄河一样同一个民族的生存、成长、繁衍、变迁，一个民族的命运、性格、特征、精神品质连接得如此紧密，互为一体。无论是密西西比河之于北美，无论是亚马逊河之于南美，无论是多瑙河之于西欧，无论是尼罗河之于北非。

不懂一条河，就是不懂一个民族！就是不懂自己！这条河是黄河。

亵渎一条河，就是亵渎一个民族！就是亵渎自己！这条河是黄河。

祝福一条河，就是祝福一个民族！就是祝福自己！这条河是黄河。

苍天般的阿拉善

阿拉善，五彩斑斓之地，贺兰山下的广袤漠野。

我骑着追风的马匹，刹那就是千里。千年的云雾，千年的明月，千年的瀚海与绿洲。一座座烽燧与寺庙、一行行大路与树木、一声声琴弦和谣曲，在我身后退去。我越过时光和历史、书籍和建筑，去赴美丽阿拉善的约会。

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苍天有多么遥远，阿拉善就有多么遥远。

沙漠、戈壁、山峦、丘陵、湖盆、滩地，起起伏伏。贺兰、合黎、龙首、马鬃，山山连绵。雅布赖把阿拉善分为两半，黄河流过乌索图和巴彦木仁苏木。巴丹吉林峻峭的金字塔，是我国最高的沙山；腾格里和乌兰布和的沙丘链，新月一样流动。戈壁与山脉相间，湖泊和草滩分布。贺兰山削弱了来自西北的寒流，古老的居延海绿草如茵。

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苍天有多么多彩，阿拉善就有多么多彩。

阿拉善有金有银有水晶，阿拉善的煤是黑宝石；阿拉善的骆

驼最多，白骆驼世界罕见；阿拉善的梭梭是沙漠人参，世上的种子没有谁比它发芽快；阿拉善的光、热、风贮满一年四季，永远用不完。一望无垠的大沙漠，是全世界唯一的沙漠地质公园。

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苍天有多么古老，阿拉善就有多么古老。

额济纳河畔一万年前就住着人类。古居延连接了东西方石器文化，历代北方民族在贺兰山、曼德拉山、龙首山留下岩画数以万计。

秦扫六合，阿拉善设郡；汉戍边屯田，居延、休奢置县；唐迁安北都护府，于额济纳旗境内。安史之乱，河西走廊中断，居延成为长安与西域的“草原丝绸北道”。清康熙正式设旗编佐，阿拉善再没有离开华夏的版图。

黄河岸边、兰山要塞，史前遗存、商周遗址、古郡重镇、长城关隘、屯田炼场、汉元墓葬、黑城文书、岩画汉简、亲王府邸和黄教寺庙，铺就了阿拉善的灿烂画卷。

苏泊淖尔，古弱水的尾闾。天上圣母动了恻隐，让祁连的积雪流成银色的额济纳。于是“弱水绝流沙南至南海”（《淮南子·地形篇》），于是有了碧海云天、树木葱茏的居延泽，有了天鹅漫天飞舞的天池，有了土尔扈特人蓬勃生长的摇篮。

你好啊，甘冽、清明的居延海！从诞生之日，就带着圣者的智慧和从不屈服的灵魂。历经亿万斯年，太多的兴衰层层叠叠。

骑着青牛的老子是在这里没入流沙的吗？梦为蝴蝶的庄子是在这里幻化成仙的吗？青海湖神秘失踪的情圣是归宿在你深深的怀抱吗？

而流水记得微风。

记得朔风吹不开的冰封。“争禁十九年”的苏武，颤巍巍拄着

汉廷的符节，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终不肯稍稍低下高贵的头颅。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一头纷乱的华发，在疲惫的羊群里时隐时现。锐利目光越过无边的戈壁，褴褛的衣衫里，藏着不可屈辱的使命，举手若电，从翻滚的乌云里，抓住一节铿然。豪气在刹那间逼近，照亮了史册。

记得李陵的五千步卒遭遇十万敌骑，铁血迸溅，英雄饮恨，留下千古的悲歌。源头飞来的洁白天鹅，为谁作别？烟波荒忽，音信渺茫。弱水汤汤，三千缠绵；弱水荡荡，催人肝肠。流淌壮士的伤痛，扰乱了月的心绪。愿居延海每一滴水每一粒沙给他温暖；愿色彩、音韵、云雾以及树林一起，投入海的怀抱，涉过怀念的波涛，把酒和祝福向烈士奉献。

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苍天有多么执着，阿拉善就有多么执着。

1771年才开始几天，被严寒冻僵的伏尔加河陡然惊起。那个凛冽的早晨，渥巴锡的号令震动了世界。冰雪燃起了熊熊烈焰，十七万土尔扈特人同时拔营，烧毁了木殿，诀别客居的异国草原。他们发誓除了佛不畏惧任何势力，不再臣服于任何帝国。

哪怕“早晨醒来的时候，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冻僵而死去”！哪怕白刃格斗，成千上万战士横尸遍野！哪怕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牲畜，“其幼孩有无一丝寸缕者”！（英·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

整个部落的暴动，劫持了日月的光辉。让帝国的守护神鹰，蒙受了永不磨灭的耻辱。一个悲情丛生的时刻，矫健的马群奔腾而去。跨越亚洲无垠的原野，百折不挠。盖世的坚韧与勇气，轰轰烈烈。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倒下最后一个勇士，不能选择生死不离，不能放弃一线生机！血的河流流向祖先生活的远方，那片

土地生长的是善良，那片土地繁荣的是祥和。群山翠绿，河流清澈，天空蔚蓝如新，是我们共同的母亲。记住我们是兄弟，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

河边的秋草又开始泛黄。酒喝干了再斟满，任琴声忧伤。看着你远去，守着你飞来，我寻觅一首歌的意境。鸿雁已不见踪影，古歌停泊在记忆的岸边。超越时空的翅膀，依旧在云端盘旋。“一”字和“人”字，是列队的伟大艺术。死心塌地的土尔扈特人，把信念写在天上。在高瞻远瞩的空间，山重水复就像翼下的羽毛。倾听远方的呼唤，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吸引。

雾让山退隐，云像沧海横流，一杯酒饮尽猎猎风尘。背负了沉重的期望，执意去远方承受苦难。幸福纵被放逐，绝不会无家可归。一轮圆月普照永恒的时空，拖着大漠的飙风，挂着伏尔加河的波浪。秋天、秋水、秋月，哪一样不曾印上我们的热血！踏破千顷荒沙万里雪，东归的途程绵延不绝！风中的野火长明不灭，有多凶险的关隘，就有多无畏的行列。马蹄留下踏残的落花，歌手留下破碎的酒碗。动荡的灵魂谁也不能窒息，游牧的勇士永远属于远行。每一个夜晚都为着明天，只要能看到故乡就欣喜若狂。

风云未息，铁蹄犹响，壮美的河山孕育壮美的华章。横天的雁阵无可阻挡，执着的儿女谁能奴役！传奇的壮举早已成为古典，土尔扈特人的名字，依旧在风中呼唤。

我在苍茫中望断你的背影，色彩与意象在契合中链接。从此我的世界，永远有一片憧憬的天空，和你飞翔的幻影。

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苍天有多么长久，阿拉善就有多么长久。

历史的滚滚风沙，填不满文明的遗痕。一个古老民族的意志，将沧桑定格在摩崖。粗粝坚硬的线条，刻满铁色的石壁。比甲骨文